

ALFRED HITCHCOCK

?著名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自己就曾这样定义：“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义，就是：「该死的，真好。」那么，你如今成为读者的话，你只是一个十分笨拙地重复别人说的同一句话，但是在玩游戏之前，先让人知道桌子让你动弹或读你的内心。

· 里柯克 编译

# 死亡腔孔

「希区柯克电影集」

Siwan Chankong

举世公认的悬念大师 悬疑惊悚的代名词

电影界的弗洛伊德

诡异的情节 让人透不过气的张力 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  
经典悬疑故事集  
里柯克○编译



# 死亡脸孔

SiwangJiankong

举世公认的悬疑大师 悬疑惊悚的代名词

电影界的弗洛伊德

诡异的情节让人透不过气的张力 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死亡脸孔 / 里柯克编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3.5

(希区柯克经典悬念故事集)

ISBN 978-7-5139-0276-2

I. ①死… II. ①里… III. ①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1123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 王 颂

封面设计 紫衣裳书装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 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0 mm

印 张 12.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276-2

定 价 25.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 前 言

\*\*\*\*\*

我第一次接触悬疑小说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常常在课间休息时偷偷地从同学的书包里拿出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那时的我，对神秘、对未知充满了好奇心，总想弄清楚那些离奇古怪的案件，于是便开始迷上了悬疑小说。

人类生来就是一种充满强烈的好奇心的动物，因此，几乎人人都喜欢探索神秘的事情。而悬念，更能调动人们的好奇心。

那么，什么是悬念？著名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自己就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义：

比如正在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游戏，中途突然一声爆炸，那么给观众或读者产生的只是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而悬念，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表现的是同一场面，但是在玩游戏之前，先让人知道桌子下面有定时炸弹，那么这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或读者的心。

在西方，悬念小说是备受欢迎的。对很多人来说，“希区柯

克”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成了悬疑惊悚的代名词。他的作品结构巧妙，故事的结尾曲折惊险，出人意料，读后让人拍案叫绝。

希区柯克是第一个深入探讨人类心灵世界的艺术家，他对人性的看法是非常冷酷的。他将通俗和哲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精巧设置的悬念，深入地剖析了人类的复杂心理，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荒谬和混乱。

希区柯克对人生报着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这种感觉与他的童年生活有关。

希区柯克四五岁大的时候，他的父亲写了一张字条，让警察把儿子关进监狱十来分钟，放出来后，警察告诉他：“我们就是这样对付顽皮小孩的。”不仅如此，父亲还把希区柯克从小送进教会学校寄读，因此他的童年时代非常的孤僻。他后来都说，“我怕死体罚了”。

童年的经验对成人人格的铸造和影响、对飞来横祸的恐惧、在极度礼教压抑下滋生的反叛和变态，成为希区柯克日后作品的中心题旨，这些主题和他的成长经验密不可分。他认为，这个社会充满了邪恶，恐怖的东西总是潜伏在暗处。因次，他的作品经常透露着一种焦虑。

即使在中国，他也拥有非常广大的拥护者。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希区柯克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诡异的情节，让人透不过气的张力，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心甘情愿地被惊吓，甚至被捉弄。

希区柯克有一个理论：最坏的小说常常可以拍出最好的电影。因此，他也是当代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他一生拍

*Qian Yan*  
前言

摄了 50 多部电影和 300 多部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

在希区柯克的影片里，生活永远不平庸，不宁静，他自己也说：“观众完全可以在电影院的阶梯上去体会平常生活。”他拍摄的《蝴蝶梦》、《爱德华大夫》、《电话谋杀案》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电影中，主人公一般说来都不是什么侦探或间谍，而是和观众一样的常人，但是，只要他们一出场，就会立刻发生不可思议的事。

希区柯克作为“悬念大师”的最大与众不同处在于：他总是在作品的一开始就把危险通知他的观众。而且，希区柯克的名字保证了你将永远在高潮里。他认为这就是电影的本质。所以，他拥有了最高的评价：他就是电影。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了解这位悬念大师的辉煌成就，本书从他的作品中精选出这些文章加以整理和改编，让它成为广大读者的一种精神享受。

# 目 录

- ※ 第三声枪响 / 1
- ※ 先下手为强 / 14
- ※ 幕后第三者 / 18
- ※ 忠贞不渝 / 36
- ※ 冰锥 / 60
- ※ 用心良苦 / 74
- ※ 裸体艺术 / 85
- ※ 寻找黑帮头子 / 101
- ※ 三倍赔偿金 / 109
- ※ 靶子 / 120
- ※ 一杯草仔茶 / 132
- ※ 我听到了声音 / 142
- ※ 致命的信 / 147
- ※ 该死的人 / 154
- ※ 老好人 / 167

希 / 因 / 柯 / 克 / 纪 / 典 / 暴 / 暴 / 故 / 事 / 集

# 目 录

- ※ 失去记忆的人 / 179
- ※ 谋杀植物 / 193
- ※ 私人战争 / 202
- ※ 头颅的价格 / 218
- ※ 佳期如梦 / 230
- ※ 谢幕的掌声 / 236
- ※ 有一种爱 / 249
- ※ 丈母娘的电话 / 278
- ※ 死亡脸孔 / 291
- ※ 谋杀 1990 / 302
- ※ 再见了, 凯伦 / 315
- ※ 美梦之屋 / 321
- ※ 相同的遭遇 / 331
- ※ 怀疑母亲 / 343
- ※ 偷天换日 / 358

## 第三声枪响

希 / 区 / 柯 / 克 / 经 / 典 / 悬 / 念 / 故 / 事 / 集

姑娘紧张地抓起话筒，手指慌乱地拨了号码。

她个子娇小，穿着整洁，皮肤有点黑，但脸上的粉黛却斑斑驳驳，眼中隐含着惊慌的神色。由于惊恐，她的眼圈发黑，额头冒汗。电话轻微震响了一下便接通了。

她听到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这里是哈门侦探所，我是哈门。”

“我是爱丽西亚·福伯斯，”她说，“我想找托尼先生。”

“请讲。”对方肯定的回答着，语气中仍带有不耐烦的情绪，接着又厉声问道，“嗨，你是温德里尔老头的秘书福伯斯小姐吗？”

“是的，公共事业专署的。我是——我——”

她突然停下来，猛地挪开话筒，盯着房门。她记得刚才进门时她已随手关了门，这时门却开了一条缝。



## 死亡脸孔

*Si Wang Lian Kong*

她听到托尼·哈门的声音：“怎么了，福伯斯小姐，出什么事了？”

惊恐之下，她的头脑里只剩下一点儿感觉，她知道话筒的声音小，是因为话筒离耳朵远。

她张开嘴，没有回答哈门的问话而是发出了尖叫声……她看到房门开大了，尖叫声停顿在喉咙中。她看到一张被灰色宽檐帽遮住的大胖脸和挡住脸下部的枪管。除了枪管外，她能看到的只有灰色的帽子和那双眼睛，她又一次大叫起来……先是恐惧后是巨痛，子弹狠狠地击中了她的右胸。

可怜的姑娘用话筒遮挡自己，第二颗子弹穿透了她左手的话筒，射进了她的咽喉，她就这样死去了……蜷缩在椅子上，手中拿着她来不及使用的话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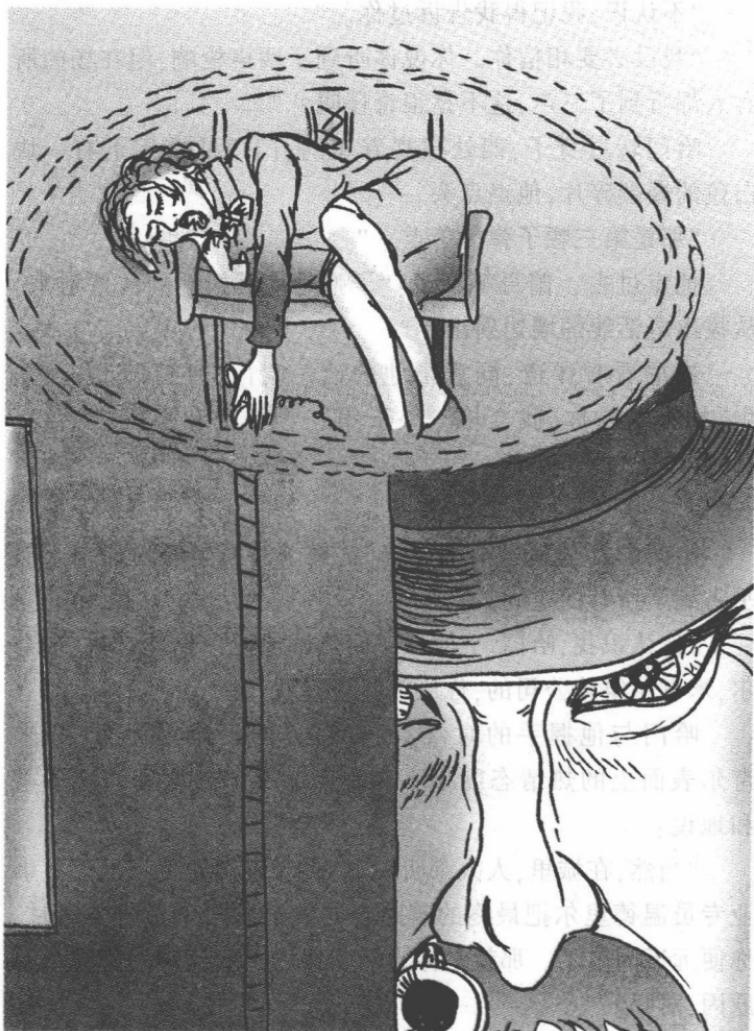
托尼·哈门，个头不高，身材粗壮，皮肤黝黑，看到他就能让人想起鲈鱼湖和蚌鱼溪。他黝黑的肤色在居室天花板上日光灯的照射下闪着亮光。尽管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远离过城市100英里，却能散发出北部森林的气息。他站在那儿，叉着双腿，凝视着死去的爱丽西亚·福伯斯。

“告诉你，迪尼，我都不知道，”他的嗓音奇特并且沙哑，“她想要跟我说什么，可是当我拿着话筒听她说话时有人杀害了她，她没有机会说出任何东西。”

迪尼是个侦缉中尉，是一个大块头、表情冷峻的人，20年的警龄使他形成了这样一副表情。不过，他的外表看起来倒是很适合他的角色。

“太滑稽了，”他怀疑地看了一眼哈门，大声说，“你和她认识吗？”





希 | 因 | 柯 | 克 | 经 | 典 | 悬 | 念 | 故 | 事 | 集 |

她看到一张被灰色宽檐帽遮住的大胖脸和  
挡住脸下部的枪管。



“不认识，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没必要相信你。你说你听到了两声枪响，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三声，这不是很奇怪吗？”

哈门转过身子，四处扫视着房间，门口的书柜上有一块白色的爆裂碎片，他点点头。

“那是第三颗子弹的落点。”

他走过去，俯身解释说：“子弹是从姑娘站的位置射来，从拔出电话线的墙边射出。”

迪尼看看弹道，同意了他的话。哈门向门口走去：“先生，如果我是你，我会检查一下第三颗子弹和那段电话线。拜拜。”

哈门的办公室虽窄小却整洁，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似乎占满了所有的空间。

“你认识我，哈门。”他坦率而热诚地说，“我是 G·X·米奇尔，米奇尔筑路公司的，你应该听说过我。”

哈门与他握手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反应很无力，与米奇尔表面上的热情态度很不相称。他用那副沙哑的嗓子柔和地说：

“当然，在城里，人人都听说过你，米奇尔先生。当公共事业专员温德里尔把最终的筑路合同发给了阿卑克斯公司时，你便远近闻名了。那就是你大肆吹捧巴卢而反对温德里尔的原因，对吗？”

“是的，”米奇尔大声叫道，“如果由巴卢主管的话，我一定会有中标的机会。阿卑克斯和温德里尔勾结在一起最终得到了那份合同，我将证明这一点。”



“非常有意思。”哈门说着坐回了椅子。

米奇尔压低声音继续说：“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爱丽西亚·福伯斯是为我工作的。”

“她不是温德里尔的秘书吗？”

“当然，当然，不过——这样说吧，如果她为我工作，我就付给她比薪水高得多的报酬。她为我提供温德里尔的内情——阿卑克斯的装备情况……她打电话透露给我这一切情况。”

哈门耸耸肩。“如果你有他们勾结的证据，那份最终合同就会无效，再次招标就会进行，对吗？”

米奇尔俯身越过桌子。“是的，我还没有搞到证据。当她正准备告诉我时，她却被杀害了。温德里尔知道了情况，派人杀害了她。”

哈门微笑着说：“理论上相当精彩，米奇尔先生，如果你能拿出证据，我就去找警察局。”

米奇尔用拳头捶着桌子喊道：“警察！他们支持温德里尔一伙，我首战失利。你是我了解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诚实的私家侦探之一，我想让你去证明温德里尔策划了杀人案，或者说他应对杀人案负责。”

“你要雇佣我去找出杀害姑娘的凶手，对吗？”

“是的。”

哈门笑了笑，白牙在黑脸上闪着光，他缓慢而流畅地说；“那样的话，米奇尔先生，我将收取一定的费用，然后我就开始工作。如你所说，如果姑娘掌握有他受贿的证据的话，温德里尔有理由惧怕那个姑娘。当然，还有阿卑克斯公司，他们也一样。”



“那帮腐败的政客！”

“据我所知，那份筑路合同油水不小，所以人们都想把它搞到手。也有可能是阿卑克斯公司在幕后策划的凶杀，而不是温德里尔。”

米奇尔说：“不管是他们谁干的，对我来说结果都一样。我又有机会中标了，不是吗？”

“我明白，你并非急于找到杀人凶手，而是急于找机会得到那份合同。”

米奇尔脸一红，说：“当然，对我来说这是生意。我并不了解那个姑娘，如果没有好处，我自然也不会与警察打交道。”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夹，抽出一叠钞票，笨拙地用一只手把它放在桌子上。他走到门口，转过身。

“这是你的前期费用。找到凶手时，把账单给我，我付清剩余款项。”

哈门拿起钱，说：“先生，我会尽心的。我并不担心你的合同，但我最痛恨凶手，特别是不择手段地杀害一名姑娘的凶手。我也忘不了这个姑娘曾向我求救过。”

看着米奇尔离去的背影，哈门的眼中流露出反感的神情，不过他还是设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使其保持着平日的冷静和平和。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那扭曲在椅子上的身影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想，因为米奇尔的行贿才使得姑娘被杀，即使是间接的，也使人非常气愤。而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将会使人感到平静一些。

温德里尔家的大门打开了，一个身体肥胖、着装讲究的男管家走出来。他问哈门：“与温德里尔先生有预约吗？”



“噢，我不知道，”哈门温和地说，“请你告诉他有关福伯斯小姐的事。”他没有提高嗓门但语气强硬：“收起你那张傻笑的脸！”

管家赶忙说：“是的，先生，你请进。”哈门跟着他进入一个又高又阔的大厅，这个大厅与这座大房子很相配。他好奇地注视着四周，管家进去通报。

管家返回来后，领他走过大厅到了书房。

“我是哈门，”他向一个站起身来迎接他的白发老人介绍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几个有关福伯斯小姐的问题。”

温德里尔个头很高，作派上像退役军人，但他平直的两肩，保养得很好的面容和身体却因他那距离太近的双眼和尖瘦的鹰钩鼻子而影响了整体形象。他看起来像一只机警的老鹰。

“你是警官吗，哈门先生？”他突然发问道，声音单调而干脆。

“不是，是私人侦探。不过，福伯斯小姐是我的当事人，我自然对她的死因很感兴趣。”

温德里尔两眼一亮：“你是说你为福伯斯小姐工作？”

哈门点点头。“是的，她想找到你和阿卑克斯公司勾结的证据，于是便雇佣我帮她的忙。但我无需告诉你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

非常肯定的语气，不让对方有一丝的怀疑。

过了一阵，温德里尔突然问道：

“发现了什么？”

哈门朝旁边桌上摊开的文件点点头：“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文件，但如果它们与你和阿卑克斯的交易有关，我想



应把它放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温德里尔先生，你是个大人物，但警察不会放过姑娘被杀这样的案件，不管凶手是谁，公众都不会就此罢休。我想你应该在他们产生我这样的想法之前清理一下房子。”

温德里尔两颊通红，愤怒地拉长了腔调：“什么，不可能！先生，你是说，你指控我杀害了福伯斯小姐吗？为什么，真是可恶之极。”

“难道你没有杀人动机吗？”哈门说，“那正是警察要寻找的东西，那正是引起杀人的东西。”他靠近桌子，俯身审视桌上的文件，温德里尔双手抓住他的肩膀，一下把他推到墙上，手指使出惊人的力量，深陷进哈门的肩膀里。他声音颤抖着，以至于哈门几乎听不清楚他在喊些什么。

“先生，走开！告诉你，马上滚出去！”

哈门说：“好吧，先生。”他走到门口转过身来，说：“也许我不是个好公民，因为我不想多管闲事，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一定会来清理房子的。”

“滚——出——去！”

哈门跟着吓坏了的管家走向大门，管家扭头告诫着：“先生，我一定会保持房间清洁的。”

哈门闯进办公室，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会议。办公室里有三把椅子，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编号的文件。三个身穿长袖衬衣、满脸愁云的人都抬起头盯着懒洋洋地站在门口的哈门。

哈门说：“你们几个要比专员清楚得多，我刚从他那儿回来，他似乎不相信那个姑娘被杀会给他带来麻烦。”



## 第三声枪响

块头最大的那位接口说：“我是宛·阿典，我想你是哈门吧，温德里尔已打电话通告过我们。”

“那就对了。”

“他说你的怀疑有些愚蠢。”

“也许并不蠢。姑娘不会无端被杀，如果你们与市里签署的合同能维持下去，你们就能赚不少的钱，对吗？”

“是的，我们自然有利可图，否则我们就不会插手。”

“是的，那姑娘掌握的材料能够把事情闹翻天，这就是动机。我是这样考虑的，那些材料是引起凶杀的原因——不要认为它不是，陪审团喜欢这样的材料。”

宛·阿典说：“你听着！实际上那场不幸发生时我们三个，还有夫人都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是你没有权利来审讯我们。”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们不能容忍在筑路合同中出现野蛮行为，你们知道我们要找寻的只是那个凶手，对吗？”

宛·阿典笑了。“我们自然要拒绝任何一种回答。你也有权按自己的思路去考虑。”

哈门把宽大的身体挪离门框，突然和善地说：“你看，为了让你们讲话，我不得不先让你们烦恼。我猜想，这件事不是雇佣杀人，因为那样做赌注太大，并且有可能失手，再说事情完毕之后还可能被敲诈。所以，要做的只是找到一个人。这样做不合理吗？”

宛·阿典满口承认：“非常合理。”

“你说你们三个都不在作案现场，这需要拿出证据来，否则怎么说也没用。但你们三个要想成功就必须找到办法，我

